

論語徵

往		
數冊	另記	號冊
一	一	
學	縣	滋
按	中	察

考

123.83

207

Vol 192

論語徵癸

日本 物茂卿 著

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皆謂思而求之也如之何而當合於義如之何而當合於敬如之何而當合於哀是思也義也者先王之義也敬也者先王之敬也哀也者先王之哀也後儒短見思作念頭解義敬哀皆取諸臆非孔門之意矣中又詳釋而論之
執德不弘德者性之德也弘者謂養而大之也人各異德性所近焉貴德執而不失故曰據又貴修而崇之故曰弘信道之篤德之所以弘也然道在彼而

新刊程氏遺書

卷之四



在我故折言之

嘉善而矜不能善對不能指人之有善行若言之善猶能也。仁齋曰嘉善則學進似指善惡之善非矣。尊賢而容衆是大綱容衆之中又能嘉善而矜不能已。蓋子張之言與泛愛衆而親仁合。朱註議其過高非矣。仁齋先生非之是矣。大氏論語記諸子問答者皆答者爲是記者之意爾。包咸曰友文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孰謂新註勝舊註也。如朱子以大故當絕損友當遠議之可謂吹毛求疵已。必以此心求之孔子之言亦有失於偏者。故君子學貴博惡執一而廢

百蓋子張之失哉。讀者之失也。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朱註小道如農圃墜卜之屬得之何晏以爲異端。仁齋因之然諸子百家子夏之時所無雖然當今之世諸子百家應作如是觀。雖佛老必有可觀者焉。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邢昺曰亡無也。後儒因之然一章之內不容亡無兩用。故亡者失也。日知其所亡失者而後能月無忘其所能。曰日者言其自省之亟也。曰月者要其成之辭。孔子曰溫故而知新以教人者言之。子夏祇以學

者言之故語溫故而不及知新也後儒求之深也必欲一言而兼盡焉其失率爾博學而篤志孔安國曰廣學而厚識之是訓志為記蓋志先而學後今先學於志故云爾朱註殊失其序不可從矣切問何晏曰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未見切字之義近思何晏曰思己所未能及之事非矣程子曰切問近思在己者亦非矣蓋切問如切磋之切謂逼切出之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古之教法也故師之答於弟子不盡言之使思而自得之是以弟子於師苟有所未喻則以言語左右逼切以觀其

意嚮所在如宰我井仁子貢為衛君之問皆然又如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則或問以儉以知禮豈不然乎及於後世師聽其言語欲弟子之遽信而古之教法泯焉朱子又不得切磋之解古言遠不可考耳近思謂不忽近而思之也如舜察邇言意師之所答或似卑近者亦當思之而不忽也仁在其中矣如孔子是亦為政之意子夏此時不仕從孔子而學焉所學皆先王安民之道故其自言如是仁與學殊然士之所以行仁於世者必由學而得之故曰仁在其中矣後儒不知仁故其解皆失之夫博學而篤志則先王

之道可舉也。切問而近思，則其所以求藏諸身者至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亦此意。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言不用其力也。亦孔子何有於我哉？意學者詩書禮樂以學先王之道也。致者使先王之道自然來集也。百工之居肆自不知其技之所以巧者焉。君子之學亦然，亦自不知其道之集于我焉。主意在百工不可不居肆，君子不可不學也。朱子以致為極，昧乎字義矣。亦以不奪於外誘當知所務為說，抑亦末已。

小人之過也必文，小人本謂細民也。細民之過可得

而文，以其在鄉黨閭巷之間，人孰知之也。君子本在位之稱，顯顯君子，邦家之望，其過如日月之食，過則人皆知之，故君子之過不可得而文之。日月亦有食之，君子何必無過？改則衆皆仰之，故改之為貴。雖在上位，其猶為小人也。必文其過，以其心如細民也。雖在下位，其能為君子也。過則改之，以其學先王之道以成長民之德也。是亦操心大小之分存焉。後儒不知是義，以誠偽論，抑亦末也已。

仁齋先生曰：望之儼然，禮之存也。即之也溫，仁之著也。其言也厲，義之發也。蓋盛德之至，光輝之著，自是

按孔門之弟
稱君子者
重於於孔子何
指仁在上之君
以謂之身仁者
云云者亦指孔
子曰非宋儒
之言耶曰駁
仁身耶

如此有味乎其言之雖然何啻盛德之人獨然哉君
子體仁履禮而由義在上者皆當如此學道者亦皆
當如此程子曰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
蓋並行而不相悖也此皆宋儒之失在不知聖人焉
吁是未足以為聖人也古之賢者皆爾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
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此孔子大車無輓小車
無軌意段使孟子知是義則好辨之失不若是其甚
也已後世惟浮屠尚能窺是意其言曰佛法大海信
為能入其五輪當問學之無入者多矣

孔安國註
其詞源祖
可察哉

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
可古時人善解古語如此晏子春秋以此為晏子之
言大德小德作大者小者蓋古語晏子誦之子夏亦
誦之蓋古者以德為教事父曰孝事兄曰弟之類大
德也如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是小德也皆以在己者
為教是所謂德也君子先立大者故專力於大德有
子曰君子務本者亦此意若欲必盡夫小者則有時
乎失其大者故曰出入可也所以曰不能不踰閑者
則非盛德之士不能也古之君子務其大者若是是
可以觀孔門之學也宋儒之不識大者也惟精是求

故以此章爲有弊已。仁齋又曰。至於小德。則非或出。或入。時措之宜。不可也。蓋惡夫必信必果之小人也。依舊亦宋人之見哉。且言必信行必果。孔子謂之小人哉耳。亦未嘗惡之也。且小德何啻信果哉。固亦本之則無言。求其本則莫有也。本者謂先王治天下國家之道也。先王之立道。其意本求以安天下後世故也。後儒以性命之奧爲本。非孔門諸子之意矣。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包咸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邢昺曰。君子教人之道。先傳業者。必先厭倦。誰有先傳而後倦者乎。子夏言我之意。恐門人聞大道而厭倦。

故先教以小事。朱子曰。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是包邢失乎。孰字。朱子昧乎倦字。皆不可從矣。蓋言君子之道。何者當先傳之。何者當後傳之。何者彼所先倦。何者彼所後倦。傳之所以有先後者。以彼之能堪與不堪也。所堪者後倦。所不堪者先倦。必量其所能堪而教之。人有敏不敏。道有淺深。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區。朱子訓類。非矣。升庵外集。蘓子由云。如瓜疇芋。區之區。仁齋曰。區域也。古者園圃毓草木。各分區域。種藝之。汜勝之爲區種法。是也。草木區別。言其明也。書曰。賁。

若草木是說得之。蓋其次弟等級炳如丹青也。焉可誣也。言以不堪為堪。教以其大者。俾門人小子肆言其大者。則是誣人也。君子之道安可如此乎。上言君子之道量其人教之。此言君子之道不誣人。二君子之道意自不同也。有始有卒者。謂不倦也。學而不倦。孔子所自道。故曰其惟聖人乎。言其不可以望門人小子也。朱子以始終本末一以貫之為說。仁齋以本末俱舉兩端竭盡為說。皆不得其解者耳。夫扣兩端而竭之。孔子所以告鄙夫也。是豈難事而常人所不能哉。此章朱子以為大小學之序。大小學自其所見

耳。孔子時豈有之乎。仁齋乃言子游疑其有所隱而譏之。而以焉可誣也為君子之道。昭晰明白。不可得而掩藏。是亦昧乎誣字之義矣。誣豈掩藏之義乎。蓋子游之意。以子夏之倦於教規之耳。故子夏答以弟子之不堪而倦焉。可以見已。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朱註盡之矣。優有餘力也。言仕而官成。雖有曹事。亦所優為。是有餘力。可以學焉。學而業成。雖有未成者。亦非歲月之可能卒。則可以仕焉。仁齋乃引是亦為政。而曰仕不必學。學不必仕。真亂道哉。

喪致乎哀而止。孔安國曰：毀不滅性。古人之解經簡而能盡，誠非後人所及哉。蓋子游說聖人制喪禮之意，止云者，聖人之心至於其致哀而止，不必過求其它也。凡致字之義，皆謂使其自然至此之極也。非我推而極之也。如喪禮皆所以使人子之哀情自然來至，聖人之心是為極處，不過求它，故曰止。朱子昧乎喪字致字，故以行喪之人言之，以推極言之。又以子游為簡略細微之弊，不亦謬乎。

後世據子游之言，以輕詆子張，非也。蓋子張之難能也，亦子貢廬冢上六年之類耳。朱子以為少誠實惻怛之意，夫有誠實惻怛之意，烏足以為仁乎。堂堂乎張，亦謂其威儀之盛，規模開廓，有難及者也。如堂堂乎張，京兆田郎，亦言威儀之盛。荀子曰：第作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者，子張氏之賤儒也。是譏末流焉。由流求乎源，則子張可知已。難與並為仁矣者，言使己與子張隣國以行仁政，則必出其下焉。亦見曾子所畏，不啻子路也。未仁與為仁不同義，觀於孔子答諸子問仁，唯顏淵子張以天下言之，可見其才大。

已然孔子未嘗規以篤實忠厚之事則亦其非不足於此者審矣宋儒動求諸心故以威儀為粗迹遂謂子張專用心于外所以未仁也遂訓師也辟為便辟夫威儀之盛豈便辟哉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是其在九經之首豈非為仁之本乎子張之堂堂豈病乎大氏後儒昧乎為仁字義所以差也古時師之教弟子弟子之所從事皆各以其性所能焉然後世道學先生則各立門戶設宗旨以己所見強之孔門諸賢何其自高之甚以至奪夫孔子之權也噫仁齋又論此章之義曰知道之人易得有德

之人難得殊不知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豈非知道之難非孔子不足以當之邪君子哉若人亦足以為有德之人也已

人未有自致者也言人於它事皆假禮而後誠至焉敬至焉若必求其能自致者則親喪而已是獨雖不假先王之禮尚可能使已之哀情自然來至也

孟莊子之孝也仁齋先生據中庸以繼述為孝之至可謂善解論語已然又據此而以三年不改於父之道必為父之善者泥矣獻子魯之賢大夫則仁齋先生之解此章為得之然必以父之善言之則安知仁

齊先生之言不為世之嗣主喜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者口實哉學而篇所載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古言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亦古言也孔子並引古言示學貴博貴不固也君子之不執一而廢百也一則言彼一則言此並觀則道生於其間焉古之學為爾必求其於自適亦理與身而適之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聽訟之道本然也情謂獄情也朱子曰情實未是喜者喜得其情也獄情難得故得之則喜是聽訟者之常也故孔子不貴聽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此曾子特言此以深警陽

膚者已惟刑之恤哉雖盛世亦然下之入於大獄君子惡居下流謂紂之為逋逃藪也衆惡人歸紂而紂受之其所自為惡雖不甚而衆惡人所為惡皆紂之惡也故曰天下之惡皆歸焉舊註皆不得其解下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以在上者言之君子之德民所具瞻是謂之明德故其過也不可得而掩焉是子貢之意也有德之人在上之器也故亦謂之君子故有德望者其過也亦猶若是焉後世註家皆得其旁意耳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獻足徵也文武之政布在方

策文足徵也。賢者所見大，故能識其大者；不賢者所見小，故能識其小者。文武之道，禮樂也。禮樂不言，在默而識之。故賢不賢異其識，古之道也。識謂能名言之也。如識人知人之分，朱子識音志，不必爾。賢不賢皆識之，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賢不賢皆可師，故孔子何常師之有。仁齋曰：聖人之道，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猶日月星辰之繫于天而萬古不墜也。有智者皆可知，有志者皆可行。雖夫頑之愚不肖，莫不與知能行焉。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故曰：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又曰：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

不曰堯舜而曰文武者，以去代猶近而典刑具在也。未墜於地，猶曰極天罔墜。識大識小，猶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之類也。此等之言皆失之粗已。彼專以講說為學而不識古聖人所謂學焉，誤讀中庸以為親義別序信盡乎道也。殊不知子貢所謂學者，謂學禮也。道者，謂禮樂也。識大者，識小者，亦謂禮之大者小者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者，謂周禮樂未亡也。若以極天罔墜為未墜於地者，則子貢之不長於說辭也。夫文武者，周先王也。孔子為周臣子也，故曰為東周也。如所謂去代猶近而典刑具在

者則孔子之於展會臧文仲。或是可已。安可以稱之於文武乎。親義別序。信達道也。豈可以盡於道乎。思作中庸。與外人爭也。豈可移其意以解論語哉。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誠哉是言。七經具存。千載學者。不知聖人之道。亦不得其門而入。故耳。近世諸老先生。多以孟子解論語。亦未知孟子與外人爭者也。豈足以解門內之言乎。其解經皆以理而不以道。可謂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已。其專心四書而忽略六經。亦坐是故耳。按蔡邕石經。譬之作譬。諸而曰。文海卷之六。外辭。立而與。其具。其也。

仲尼日月也。觀於子貢此言。則知孔子末年。魯人尊親孔子。不啻君父也。不爾。弟子而譬其師。日月也。人孰信之。人不信而言之。豈足以解其惑乎。則子貢之不善於說辭也。連前後三章。子貢贊孔子者。至矣。故以此終之。

多見其不知量也。何註以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邢昺疏。據此註。意似訓多為適。所以多得為適者。古人多祇同音。多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醑多。皇恩溥。洪德施。

施與多為韻。此類衆矣。故以多為適。升庵曰。周易無
祇悔。荀九家作多。亦一証。

天之曆數在爾躬。何晏曰。曆數謂列次也。朱子因之
曰。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仁齋曰。
曆數者。紀歲時節氣以授民時者也。在爾躬。謂財成
輔相天地之道。書所謂天工人其代之是也。古書誠
艱奧。然二說皆如謎。豈有之哉。且仁齋財成輔相之
解。亦高妙哉。唐虞時。豈有是言乎。蓋古先聖王之道。
以奉天為本。故堯典無它事。唯有欽若昊天。授民時
耳。舜典天叙天秩。天工皆稱天以行之。羲和以天官

分主四嶽為方伯。夫唐虞夏之道一矣。故左傳呂覽
合稱二典三謨為夏書。孔子曰。行夏時。此在堯舜時。
其所謂歷數者。政治之道。盡是焉。故孔子所謂夏時。
不帝指建寅一事已。歷數人所作。而曰天之歷數亦
猶如天叙天秩焉耳。四嶽即百揆。舜為百揆日久。既
已躬任其職。故曰在爾躬。語已往也。允執其中。謂踐
帝位也。古來相傳執無過不及之理。非也。蓋執中猶
云執樞。古訓皇極為大中。是亦漢時自古相傳授之
說。不可非也。古先聖王欽若昊天。以臨民。上有天下
有民。而天子立其中間。握其樞柄。是所謂皇極也。故

古謂踐帝位為執其中耳不然子思作中庸書援引
其至何不一援堯舜授受之言以為根本也若從舊
解以為執無過不及之理則上下文執大不相蒙豈
有是理乎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何註憤憤朱子得之
堯授舜舜授禹惟奉天儆戒而已孔子告顏淵為仁
雖以脩身可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後儒必欲得一
微眇之言如道德仁義者以見孔子所祖述是自理
學者流之見陋矣哉仁齋又據此章及荀子道經之
言而以大禹謨危微精一為漢儒偽作是其人深信
孟子坐是故不復留意於書徒以朱子解解書而譏

之耳蓋民心可畏如朽索之馭六馬故曰人心惟危
導民心於其微不於其著庶可以保其治故曰道心
惟微精者靜也治天下者務清靜專一不敢輕忽以
踐其位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其中味荀子之文其意
亦如此而所謂道經亦夏道篆文相近故誤耳夫荀
子儒者也豈援老墨之書邪故尚書所言亦惟儆戒
之言其實與論語所載莫有殊者故曰舜亦以命禹
豈如仁齋拘字數者比乎孟子譏子莫執中可見中
之不可以執言也已
皇皇后帝孔安國曰皇太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

也。朱註不引此，故詳焉。帝臣古註以為桀，朱註得之。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何晏曰：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得之。朱註所富者皆善人，雖聖世豈有是理乎？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朱註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得之。孔安國以誅管蔡用箕微解之，殊為不得乎辭矣。脩廢官，仁齋以古者世官子孫相守解之。古誠有之，然豈可引之於此乎？且古之世官亦謂有司耳。春秋譏世官，則公卿大夫不世官，古之道也。其於不世其善，庶可引其世官曰：古之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仁齋曰：此

章舊本通前章合為一章，然於武王之事無見，而與前篇子張問仁章略同，而逸其半。彼有恭則不侮一句，而公則說作惠則足以使人疑。因下章有子張之問，而誤再出，歟。可謂善讀論語已然。又烏知其非孔子別有所言，而與答子張者相類邪？至於其以論語無公字而駁宋儒，則懲羹吹齋者比已。宋儒所謂天理之公，其原誠出老莊之見焉。然聖人豈惡公邪？無偏無黨，皇極之敷言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豈非公乎？君子之道，惡執一而廢百，故宋儒拈一公字與仁齋惡公字，其失適相同也。

五美。仁齋曰。惠易費。勞易怨。欲易貪。泰易驕。威易猛。而今皆不然。故以爲美也。得之又曰。惠而不費。勞而不怨。二者治民之要。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三者修身之要。修身卽治民之本。亦得之。但欲仁而得仁。亦治民之要。彼不得其解。故云爾。欲仁而得仁。卽求仁而得仁。謂求仁人而得之也。凡所求之物。皆可以爲貪。但求賢無貪之失耳。後儒皆以爲仁道。是則學問。何待從政而後言之乎。且究其說。亦宋儒一事之仁。古莫有是說。不可從矣。或曰。孔子少許仁。而今曰求仁人而得之。則何仁人之易得也。是則不然。

如欲仁而得仁。及答子貢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皆古語。而孔子誦之。故亦不深拘耳。從政貴得人。故云爾。不戒視成。馬融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蓋不它是視。而唯成是視。故曰視成。或以督成解之。視豈有督義乎。慢令致期。孔安國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虛字不可解。朱子曰。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刻期約期也。而止言致期。刻期也。則無致字之義。蓋慢者急慢也。令者如三令五申之令。其所以令申之者。不勤而俛民。怠於其事。不覺。

逼期是有故陷民于刑意故謂之賊致者使至也謂使民不覺至期也如不戒視成則絕無告戒之事况令申乎唯視其成耳是其意為暴惡故謂之暴凡如暴君及桀紂帥民以暴皆暴惡之義其與虐殊者以其殺之謂之虐暴不必殺稍輕於虐耳朱子以卒遷無漸解之非矣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命者道本也受天命而為天子為公卿為大夫士故其學其政莫非天職苟不知此不足以為君子也蓋君子者為上之德也以君命為悅者為人下者也君子則不然也稟命於天焉以

其所傳先王之道也是其大者而言凶禍福不待言也先儒多以吉凶禍福言之抑亦末已禮者德之則也故不知禮無以立立者立於道也先王之道其可守以為則者禮已言者先王之法言也先王之法言猶規矩準繩也夫非規矩準繩何以能知方圓平直哉非此而知亦目巧耳皆取諸其臆者也取諸其臆則入恣其所見有何窮極故知先王之法言而後所知合於道故知人知人者謂知賢者也夫賢者其德行合於先王之道者也故以先王之法言為之規矩準繩而後可知已孟子知言知定人之言也觀於孔

子聽訟吾猶人也。則知它人之言。聖人亦不敢言吾能之矣。夫聖人所不敢言能之。而孟子能之。豈理乎哉。故知孟子之非也。先王之法言在詩書。而先王之詩書禮樂。君子所以學也。上論首學與知命。而下論又以此終之。是編輯者之意也。王者出征。告諸天。受命于廟。受成于學。還亦獻馘于學。學者聖人之道所在也。聖人之立道。奉天命以行之。故君子之道歸重於天。與聖人者。無適不然焉。論語之所以終始可以見已。按註疏本。此章作孔子曰。朱子本作子曰。論語徵癸。

元文五庚申首夏

武江書林

谷村豐左衛門梓行

